

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 ——《古微書》相關問題考論

戴榮冠*

摘 要

在中國讖緯輯佚史上，明代佔有重要的地位。當時首次出現如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楊喬嶽《緯書》等讖緯輯佚專書，對於清代讖緯輯佚學的發展影響頗鉅。然而，學界對於上述兩部書的完成先後，似有歧異。而這兩部書的成書時間，卻關乎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的確立，對於中國讖緯輯佚史的定位意義重大。因此本文將以文獻研究法，討論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楊喬嶽《緯書》二書成書先後。由於楊喬嶽生平所知資料較少，故先以孫穀生平為主，除釐清孫氏生平外，更為《古微書》成書時間確立時間座標。其後對比楊喬嶽生平及《緯書》成書年代，以確立何者是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。本論題研究的具體貢獻，在確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成書年代之定位，探究中國讖緯輯佚在明代的活動與成就，並釐清過去研究成果的若干謬誤，以補充明代讖緯輯佚史的空缺。

關鍵字：孫穀、《古微書》、楊喬嶽、《緯書》、讖緯

*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。

The Related Research of China's First Chen-wei Specialty Collection Monograph: *Gu Wei Shu*

Dai Rong-Guan
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,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,
Cheng Shiu University

Abstract

Ming Dynast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's Chen-wei specialty collection history. Such as Sun Jue's *Gu Wei Shu* and Yang Qiao Yue's *Wei Shu*, it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en-wei in Qing Dynasty. However, there seems to be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ompletion of these two books. The publication time between two books is related to the first Chen-wei specialty collection monograph in China,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Chen-wei. Therefore, this research prepares to contrast the life of Sun Jue and Yang Qiao Yue, in addition, to clarify the published date of *Gu Wei Shu* and *Wei Shu*. Through the research, we could find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Chen-wei specialty collection monograph and explored the situation of China's Chen-wei specialty collection history in Ming Dynasty. Thus, We have been able to clarify a number of fallacies in past research and to complement the vacuous of Chen-wei specialty collection history in Ming Dynasty.

Keywords: Sun Jue, *Gu Wei Shu*, Yang Qiao Yue, *Wei Shu*, Chen-wei

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 ——《古微書》相關問題考論

戴榮冠

一、前言

歷來對於中國讖緯輯佚工作的起源，普遍以元末陶宗儀《說郛》為最早。然而陶宗儀輯佚讖緯原文，僅是作為編纂類書的附屬，並非專門從事讖緯輯佚工作。專門的讖緯輯佚著作，學界認為要等到明代晚期才開始出現。明代讖緯輯佚書籍如祁承燦《澹生堂餘苑》、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楊喬嶽《緯書》等，其中祁承燦收羅佚文，並非專門輯佚讖緯之書。至於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楊喬嶽（「嶽」或做「岳」）《緯書》二書，何者才是首部讖緯輯佚著作，至今也尚無定論。未標明兩書先後者，如徐棟梁、曹勝高《〈春秋緯〉的整理與研究》。¹主張孫穀《古微書》是明代首部讖緯輯佚專著者佔絕大多數，如鍾肇鵬《讖緯論略》²、李勤德〈讖緯的散失和明清時代的輯佚〉³、方志平〈談讖緯文獻〉⁴、楊權〈讖緯文獻述略〉⁵、周婷婷《中國近現代讖緯研究》⁶等，上述研究說法幾乎層層相因，僅直接表明孫穀《古微書》是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書，但對於與孫穀年代相近的楊喬嶽《緯書》，並未辨別出版順序。而主

¹ 作者在論文中提到：「明末清初在孫穀前後還有祁承燦、楊喬嶽、殷元正等人輯佚緯書，惜前二者之書不傳」。徐棟梁、曹勝高：〈《春秋緯》的整理與研究〉，《深圳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27：1（2010.1），頁140。

² 鍾肇鵬：《讖緯論略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4），頁257。

³ 李勤德：〈讖緯的散失和明清時代的輯佚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1（1987.1），頁50-51。

⁴ 方志平：〈談讖緯文獻〉，《文獻》4（1993.12），頁133-134。

⁵ 楊權：〈讖緯研究述略〉，《中國研究史動態》6（2001.6），頁12-13。

⁶ 周婷婷：《中國近現代讖緯研究》（濟南：山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，2008），頁25。

張以《緯書》為先者，如李梅訓、莊大鈞〈識緯文獻的禁毀和輯佚〉⁷、余作勝〈樂緯誤輯佚文辨正〉⁸，但也沒有說明根據為何，因此各方面的說法都流於直觀式的判斷，有待進一步釐清。

有關明代識緯輯佚書籍的成書時間與作者生平研究，至今最完備者當屬李梅訓《識緯文獻史略》⁹以及陳亦伶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¹⁰二書。兩書針對祁承燦《澹生堂餘苑》、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楊喬嶽《緯書》三書的編纂與內容有一定程度的介紹，對本文的研究多有助益。如李梅訓考證《古微書》的成書年代在「萬曆三十一年以後到崇禎初年間」¹¹，對於本文的成書年代考訂有極大的幫助。又陳亦伶考證楊喬嶽、杜士芬及楊履園生平，雖然沒有推得楊喬嶽與杜士芬資料，但提供了孫殿起《販書偶記續編》以及《龍溪縣志》等資料，為推求楊喬嶽、楊履園生平提供了有用的線索。¹²

然而，即便上述李梅訓、陳亦伶對孫穀及楊喬嶽進行生平考證。由於孫、楊二人生卒年多未詳，生存年代相近，因此李梅訓和陳亦伶兩位研究者並未就孫、楊兩人著作成書先後進行考校。李梅訓認為「孫穀《古微書》是識緯輯佚史上第一部重要著作」¹³，謹肯定《古微書》的重要性，但並沒有明確說《古微書》就是識緯輯佚史上第一部專著。他在與莊大鈞合著〈識緯文獻的禁毀和輯佚〉一文中，又以楊喬嶽《緯書》排序為先，在《緯書》的成書順序上有模糊的態度。而陳亦伶在論文

⁷ 文中提到：「陶宗儀《說郛》中輯佚識緯十餘種，首開識緯輯佚之先河。嗣後，明代有楊喬嶽《緯書》和孫穀《古微書等》，見李梅訓、莊大鈞：〈識緯文獻的禁毀和輯佚〉，《山東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1（2002.1），頁43。

⁸ 余作勝論《樂緯》輯佚，以時代先後，將《緯書》置於《古微書》前，其說云：「自元末至現代，不斷有人對其進行鉤沉稽錄，形成輯本十餘種，即元陶宗儀原纂、明陶珽重編《說郛》本，明楊喬嶽《緯書》本，明孫穀《古微書》本，清佚名清河郡本《緯書》本……。」見余作勝：〈樂緯誤輯佚文辨正〉，《音樂研究》2（2015.3），頁29。

⁹ 李梅訓：《識緯文獻史略》（濟南：山東大學古籍所博士論文，2003）。

¹⁰ 陳亦伶：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（新北：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）。

¹¹ 李梅訓：《識緯文獻史略》，頁70。

¹² 陳亦伶：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，頁120。

¹³ 李梅訓：《識緯文獻史略》，頁113。

中直接斷定「孫穀《古微書》為第一個開啟緯書輯佚的工作」¹⁴，卻未說明論據為何。

因此在此基礎之上，筆者將針對二書成書的先後，進行相關考證，以補述前說。對於晚明時期讖緯輯佚專著究竟始於孫穀或楊喬嶽，至今尚未解決，雖然清人輯佚成就較明人為高，但在讖緯輯佚史上，何者為首部讖緯輯佚專著，也需有明確的定位。因此本文將以文獻研究法，就世系、交遊等資料，比對孫穀《古微書》、楊喬嶽《緯書》二書成書先後，以確立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成書年代。經本論題研究，除首部讖緯輯佚專著成書年代之定位，更能釐清中國讖緯輯佚在明代的活動與成就，補充明代讖緯輯佚史的空缺。

明代輯佚讖緯遺文，以祁承燦《澹生堂餘苑》所述時間最早¹⁵，書中曾自述輯佚的範圍與原則：

每至檢閱，凡正文之所引用，注解之所證據，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，即另從其書各為錄出。如〈周易坤靈圖〉、〈禹時鉤命訣〉、〈春秋考異郵〉、〈感精符〉之類，則於《太平御覽》中間得之；如《會稽典錄》、張璠《漢紀》之類，則於《北堂書鈔》間得之；如晉簡文《談疏》、《甘澤謠》、《會稽先賢傳》、《渚宮故事》之類，則於《太平廣記》間得之。諸如此類，悉為哀集。¹⁶

從文中祁氏收集「〈周易坤靈圖〉」、「《會稽典錄》」、「《渚宮故事》」等內容，可知該書所收的內容不以讖緯為主，是從各代類書之中，廣收明朝時已經亡佚書籍的內容，所以並非讖緯輯佚專書。

相較於祁承燦《澹生堂餘苑》，孫穀《古微書》和楊喬嶽《緯書》的性質，為專門輯軼讖緯內容條文的專書。首先，我們可以從《古微書》編纂內容來瞭解，孫穀在《古微書略例·一曰刪微》中提到：

地南北為經，東西為緯，今也經存而緯亡，是有南北無東西也。聖人之言，

¹⁴ 陳亦伶：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，頁 69。

¹⁵ 《說郛》作者陶宗儀，由於歷經元末明初，因此本文定位為元代著作。關於祁承燦生平，據李梅訓考證，為萬曆 23 年（1604）進士，年代早於孫穀與楊喬嶽，詳見李梅訓：《讖緯文獻史略》，頁 81。

¹⁶ 明·祁承燦撰，王嵐點校：《澹生堂藏書約·藏書訓略》，收入《經籍會通·外四種》（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 78。

理數具舉，既師其理，安遺其數？可付之刪後之文，無足取也哉？¹⁷

引文中孫穀說明《古微書》內容的編纂，旨在闡明聖人義理的精要，孫穀認為聖人之理，六經與讖緯互為表裡，倘若只研究經論，忽略讖緯，就無法窺得聖人義理堂奧。因此，孫穀自述苦心十載編纂《刪微》¹⁸，在〈古微書自序〉中曾表明，《刪微》之纂輯乃為「旌讖緯之伏遁」，目的在表彰隱遁已久的讖緯佚文，並且全書均以輯佚讖緯佚文為主，由此可知《刪微》（即現存《古微書》）是讖緯輯佚專著。

至於楊喬嶽《緯書》，該書藏於日本內閣文庫，安居香山及中村璋八在《緯書の基礎的研究》第二篇〈資料篇〉中，對於該書資料有具體論述：

明代の輯佚書として、もう一つ「緯書」十卷（明楊喬嶽編・杜士芬較・明刊・三冊本・内閣文庫所藏）がある。この書は、始めに杜士芬（若士）の識語と楊履園（玄玉）の序があり、次ぎに「緯書考證」があつて、隋志・唐志・宋志などの説列舉されている。¹⁹

在引文中，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指出《緯書》編纂者為楊喬嶽，校勘者為杜士芬，該書屬明刊本。書本之前有杜士芬識語，以及楊履園序言，其次才是「緯書考證」的正文。此外，安居香山等人除了說明《緯書》的基本資料外，更整理該書篇目²⁰，鍾肇鵬先生據此統計《緯書》所收羅的篇目，《易緯》收七種、《書緯》八種、《詩緯》三種、《禮緯》四種、《樂緯》三種、《春秋緯》十五種、《孝經緯》八種、《河圖緯》十七種、《洛書緯》三種、《論語讖》六種，共計十類七十一種²¹，因此可以肯定《緯書》是明代讖緯輯佚專書。所以只須確定該書成書年代，就能與孫穀《古微書》進行比較。然而，根據陳亦伶考證，楊喬嶽以及杜士芬生平均無從得知，因此想了解《緯書》的成書年代，以釐清該書是否為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，需要更多側面資

¹⁷ 明・孫穀：《古微書》，收入王雲五主編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 690 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39），〈略例〉，頁 1。

¹⁸ 〈敘刪微〉云：「予苦心於茲且十年。」

¹⁹ 〔日〕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：〈緯書資料研究における問題の所在〉，《緯書の基礎的研究》（東京：漢魏文化研究所，1966），頁 330。

²⁰ 〔日〕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：《緯書の基礎的研究》，頁 330-331。

²¹ 鍾肇鵬：《讖緯論略》，頁 261-263。

料以供佐證。在《緯書》作者相關資料缺乏的前提下，需先考察孫穀生平資料為本，進而比對楊喬嶽相關資料，才能釐清兩書的成書先後。

因此，本文將就《古微書》、《緯書》的出版資料，以及各地方志、明清文人詩文集等資料，鉤稽孫穀、楊喬嶽兩人其人其書的基本輪廓，以考訂中國首部識緯輯佚專著為何，並補充孫、楊二人相關文獻資料，補強中國識緯史的內涵。

二、孫穀生平世系的研究成果與商榷

（一）孫穀生平世系的研究成果

現存有關孫穀生平資料，除《古微書》之中的作者自述外，多半屬明清之際人士與孫穀交遊的相關資料，其中詳略、正誤互見，必須交叉比對才能釐清正誤。至於當代研究孫穀生平，則以李梅訓《識緯文獻史略》中對於孫穀生平的敘述最為詳盡。然而，經比對明清之際相關史料後，發現《識緯文獻史略》此段論述存在許多可商榷之處，對於孫穀其人、其書的理解，難免有所缺漏。所謂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」，在此以《識緯文獻史略》論述孫穀生平為基礎，考證補充其缺漏，以完善孫穀生平的論述。有關《識緯文獻史略》論述孫穀生平，其文如下：

孫穀的生平情況，史書闕載。我們僅就所掌握的材料作以下考證，以約略勾畫其大概狀況。《守山閣叢書》本《古微書·范景文序》稱：「子雙為楚名家子，祖父四世積有詩賦客。」孫穀〈自序〉稱：「余不佞，家世藏書，稍有異本」；又云：「余貧夫也」，末題：「南郡貴居子孫穀雙甫氏識。」又《四庫進呈書目·浙江採集遺書總錄》記：「《古微書》三十六卷（刊本），明華容孫穀輯。」由上可知，孫穀字子雙，號貴居子，明末南郡華容（約今湖南華容縣）人，家世富而好詩書，積有藏書，至孫穀時恐已衰落。孫穀的著作除《古微書》外，還有《盤譜集》和《藜床集》等詩文集。²²

²² 李梅訓：《識緯文獻史略》，頁75。

引文敘述孫穀生平，是以《古微書·范景文序》為基礎，其中提到「祖父四世積有詩賦客」，可見孫穀家學淵源以詩賦見長，但「四世」的確切內容為何，因李梅訓非專攻《古微書》之研究，因此沒有進一步說明。考察明清之際與孫穀相關的古籍，發現孫穀生平之交遊頗多，與諸多文人有詩文之往來，因此筆者從明清之際詩文選集中，檢視孫穀與其他文人交遊之狀況，並試圖勾勒其家世端倪。

另外，李梅訓指出孫穀作品集中有「《盤譜集》和《藜床集》等詩文集」，這樣的敘述並非事實，必須加以澄清。有關孫穀的生平，雖然史書缺載，但從其他文獻，如地方志《華容縣志》，以及明清之際詩文選集中可略見孫穀世系、生平之概況，故文獻以《地方志》及詩文選集等兩種資料，作為探究孫穀生平之主要資料。

（二）孫穀世系的探討

對於孫穀家世背景敘述最為詳盡者，見明人陸可教《陸學士遺稿》，其中存有為孫穀祖父孫斯億所撰寫之墓誌銘，見明·陸可教《陸學士遺稿》卷12〈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〉：

先是孫兆孺先生以書遺予，道其家世甚悉，蓋其先大父學憲公……按狀先生諱斯億，兆孺其字，別號雲夢山人，遠祖有諱釗者，自江右之進賢，徙華容為楚人。釗生處州二守榮，榮生繼芳，舉正德辛未進士，歷官以文行見稱，所謂學憲公者也。繼芳生孝廉宜，益工古文詞，師事何舍人仲默，晚步驟李獻吉而頡頏之，世稱洞庭漁人，先生父也……詩宗盛唐，尤工漢魏古樂府，所著有《雲夢山人集》、《園屋集》、《鳴鋏集》、《浮湘南岳中州北游諸稿》，所編輯有《岳州府志》、《華雄縣志》、《劉氏族譜》、《金石總錄》諸書。生嘉靖己丑，卒於萬曆庚寅，得年六十有二。娶張氏，子一即庶吉士羽侯，娶謝氏、袁氏女二，一歸蕭文穆，一歸蕭以茂。孫男二，長穀，次孫穀，孫女三。²³

引文中最後提到「孫男二，長穀，次孫穀」，「穀」即孫穀，因此以本段引文為基礎，就能推敲孫穀世系概況。文中提到「孫兆孺」者，即孫穀之祖父孫斯億，字兆孺，

²³ 明·陸可教：《陸學士先生遺稿》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集部第160冊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），卷12，頁455-456。

號「雲夢山人」，以賦詩見長。另外，墓誌銘提到孫氏最早移居華容者為先祖孫釗，即「遠祖有諱釗者，自江右之進賢，徙華容為楚人」，孫釗之后即「釗生處州二守榮」孫榮。關於孫榮生平，江澄曾在〈矢志著文史 首倡修《儒藏》——明代湖湘學人孫羽侯考略〉一文中考證，孫榮乃「明成化癸卯科（1483）舉人，任過直隸趙州、河南信陽州知州，浙江處州府同知」²⁴，「同知」在明代官制中即為「副首長」。然而，文中所謂「二守」是何官職，考《中國歷代職官辭典》並無此官，但在該書「二府」條提到，明清時期「因同知是知府的副職，故稱『二府』」²⁵，比對路可教與江澄考證，得知文中「處州二守榮」，即孫榮曾任浙江處州府副首長。

在孫榮之後生孫繼芳，為正德辛未進士，除刑部主事，改兵部歷員外，官終雲南提學副使，即《陸學士遺稿》中人稱「學憲公」者。²⁶范景文所謂「祖父四世積有詩賦客」即自高祖父孫繼芳始，孫繼芳著有詩集《石磯集》。

其後孫繼芳生孫宜，字仲可，為孫穀的曾祖父，「孝廉宜」即孫宜曾中舉人，經筆者考證為明嘉靖戊子舉人，以詩文見長，號「洞庭漁人」²⁷，有詩集《洞庭漁人集》，符合范景文的論述。

孫宜生孫斯億，字兆孺，號「雲夢山人」，生於明嘉靖己丑（1529），卒於萬曆庚寅（1590），得年六十二，即孫穀的祖父，據〈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〉記載，孫斯億著作甚豐，詩文集著作有《雲夢山人集》、《園屋集》、《鳴欽集》、《浮湘南岳中州北游諸稿》等，並編有《岳州府誌》、《華雄縣誌》、《劉氏族譜》、《金石總錄》等書，在當時為文壇名家，符合范景文的論述。

²⁴ 見江澄：〈矢志著文史 首倡修《儒藏》——明代湖湘學人孫羽侯考略〉，《船山學刊》56（2005.4），頁41。

²⁵ 見賀旭志編：《中國歷代職官辭典》（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88。

²⁶ 清·陳田：〈孫繼芳〉：「繼芳字世其，華容人，正德辛未進士，除刑部主事，改兵部歷員外，諫南巡廷杖，尋遷郎中，出為雲南提學副使，有《石磯集》，氏著：《明詩紀事·戊籤》，收入楊家駱編：《歷代詩史長編》第14種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1），冊3，卷11，頁1603。

²⁷ 清·錢謙益：〈孫舉人宜序〉：「宜字仲可」，收入《列朝詩集》丙集（上海：新華書店，1989），卷12，頁367。又清·李瀚章等編《（光緒）湖南通志·人物志》：「孫宜，字仲可，繼芳子……嘉靖戊子舉於鄉」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第665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324。又清·陳田：《明詩紀事·戊籤·孫繼芳》：「其曰《洞庭漁人集》五十三卷者，副使（孫繼芳）之子宜也」（卷11，頁1603）。

孫斯億生孫羽侯，即孫穀之父，筆者考證孫羽侯字鵬初，號「湘山太史」，萬曆己丑（1589）進士，官庶吉士，歷官禮科、刑科給事中，有《遂初堂集》十一卷，亦以詩文見長²⁸，又明崇禎刻本《古微書》管紹寧〈序〉言：「孫生為楚湘山太史之仲子，聞其王父雲夢山人，其曾父洞庭漁父，世以詩名」，符合范景文〈序〉的論述。

根據〈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〉敘述，孫羽侯生二子三女，長男為孫穀，次男即孫穀，另有三女名字未知。據清·鄧顯鶴〈孫副都穀一首序〉，可知孫穀與孫穀的關係，其文云：「穀字子穡，華容人，羽侯子。萬曆丁未進士，授杭州推官，累遷副都御史，巡撫遼東。孫氏自世其至子穡五世，皆以文學顯。子穡與弟穀少齊名，穀字子雙，著書尤富，子穡詩僅見一首，頗不入格，為節存之。」據此可知孫穀與其弟孫穀在當時文壇齊名，孫穀尤以著述豐富著稱。²⁹

三、孫穀生平交遊與系譜的建立

由上文討論可知，孫穀自其先祖孫釗遷居華容以來，至孫穀均定居華容，因此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五經總義類》記載：「《古微書》三十六卷，明孫穀編。穀字子雙，華容人」³⁰，符合孫穀之家世出身。另外，從筆者為孫穀考證其祖譜世系，可知從孫釗遷居至華容開始，至孫穀時已歷經八代，其中從高祖父孫繼芳開始，歷曾祖父孫宜，祖父孫斯億，父親孫羽侯，四代均以善於詩文著稱，此即清·鄧顯鶴《沅湘耆舊集》卷22「孫副都穀一首」〈序〉所說：「孫氏自世其至子穡，五世皆以文學顯，子穡與弟穀少齊名」，以及范景文所謂「祖父四世積有詩賦客」之意，即孫氏自孫繼芳至孫穀、孫穀為止，五代均以文學為名。

²⁸ 清·鄧顯鶴：〈孫給事羽侯四首序〉：「羽侯字鵬初，華容人。萬曆己丑進士，歷官禮科、刑科給事中，有《遂初堂集》十一卷」，見《沅湘耆舊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690冊，卷21，頁692。

²⁹ 清·鄧顯鶴：《沅湘耆舊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690冊，卷22，頁704。

³⁰ 清·紀昀編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887。

（一）孫穀「家世衰落」說商榷

由前文論述可知，從孫繼芳開始，孫氏均功名顯著，至孫穀長兄甚至官至遼東巡撫，因此李梅訓所謂「至孫穀時恐已衰落」的說法仍須斟酌。孫穀雖自稱「余貧夫也」，但從其友人嚴首昇所述，知孫穀當為有微薄功名，見《瀨園文集》卷2〈黎子方遺稿敘〉：「亂離已來，山中蕭械，座右為亾友置木主……八人中，子雙以大學生老……」³¹，「子雙」為孫穀之字，孫穀與嚴首昇甚為友好，常賦詩唱和，詳見《瀨園文集》。從嚴首昇之敘述，可知孫穀功名至「大學生」，即當為監生、貢生之屬，未及舉人，俸祿並不豐厚。所以符合事實的情況，應該是孫穀家道並未中落，但個人際遇並不如意，因此俸祿微薄。

至於孫穀的生平際遇，管紹寧〈古微書序〉亦曾提及，其文云：「昔云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，發憤者，鬱之稱也。使孫子不鬱極，而早試於圭紱通顯，則亦久已為世味所羶世情所驚，無暇此迂僻之耽，以成是書矣！」³²由引文可知，孫穀早年曾用心於科舉，然並不得意，不如其兄孫穀功名顯著，因而發憤著書，故當世皆以著述豐富作為孫穀的成就。

明清史料有關孫穀生平的敘述，較詳盡者見清·孫炳煜等編纂光緒《華容縣志》〈人物志〉：「孫穀字子雙，羽侯次子，與兄穀、第（當作「弟」）慤有三珠之譽。穀無書不讀，閉戶著述以終，有《古微書》四種行世。朱太史彝尊《經義考》〈毖緯〉本之。慤著《唐紀》七十卷」³³，從《華容縣志》的記載可知，孫穀家中共有兄孫穀以及弟孫慤三位，似乎與〈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〉所說不同，詳見下節論述。文中提到孫穀一生「無書不讀，閉戶著述以終」，並以《古微書》為其代表作，符合

³¹ 清·嚴首昇：〈黎子方遺稿敘〉，見《瀨園文集》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集部第147冊，卷2，頁161。

³² 由引文可知孫穀在科舉上並不得意，孫穀用心於科考，除本文之外，可見明·黃汝亨：〈題孫雙甫制執〉，《寓林集》：「浮流人之文，以浮浪聲色媚人，此亡足論……非能知雙甫者已。阿兄子嗇，擅名文苑，不可一世，人覽雙甫此編，恐元方難為兄也。」論述孫穀制藝之文別出心裁，而不為時人所能理解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369冊，卷30，頁515-516。管紹寧〈序〉為筆者前往北京國家圖書館所抄錄，尚未出版。

³³ 清·孫炳煜等修：《（光緒）華容縣志·人物志》，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編：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縣志輯》第11冊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），卷10，頁223。

管紹寧對於孫穀的描述。

（二）孫穀卒年考訂及相關問題

關於孫穀之生卒年，歷來並無定說，李梅訓《識緯文獻史略》也沒有進一步考證，因此從明清文集中與孫穀有關的資料進行比對，就能縮小孫穀卒年的範圍。

前文提及，孫穀與嚴首昇交情甚篤，因此從嚴首昇《瀨園文集》中述及孫穀之作品，可尋得孫穀生平事蹟，如《瀨園文集》詩集後集（戊寅詩，崇禎 11 年）有〈寄懷孫子雙〉一首，由「寄懷」詩題，可知當時孫穀並未亡故，因此嚴首昇作詩以表友誼之思念。然而，到了清順治 2 年時（1645）《瀨園文集》詩集後集（乙酉詩，順治 2 年）有〈和黎子見贈韻。時予南歸，為雙、士先、仲清、席之、文伯、柱河、子來亡友七人作木主，置座側，忽黎子歸自燕京，辛苦賊中，同歎不已〉一詩，從詩題來看，「為子雙」即紀念孫穀，因此可以確定在順治 2 年以前，孫穀已亡故，所以從《瀨園文集》中可將孫穀卒年範圍縮小到崇禎 11 年（1638）到順治 2 年（1645）之間。

另外，從前文引述資料顯示，在孫穀之兄弟系譜上似乎有所矛盾，據〈雲夢山人孫兆孺墓誌銘〉所顯示者為「孫男二，長穀，次孫穀，孫女三」，即孫羽侯生孫穀、孫穀及三位孫女共五人。然而，《（光緒）華容縣志》〈人物志〉卻說：「孫穀字子雙，羽侯次子，與兄穀、第（「第」即「弟」）慤有三珠之譽」，即孫羽侯所生為長男孫穀、次男孫穀、三男孫慤，究竟是陸可教資料正確，還是《華容縣志》？

根據江澄〈矢志著文史 首倡修《儒藏》——明代湖湘學人孫羽侯考略〉一文考證，孫慤生卒年範圍為「1598-1644」，而孫斯憶卒年為「1590」³⁴，撰寫墓誌銘時，孫慤尚未出生，因此文中所說「孫女三」，當是孫慤的三位姐姐，比對兩份文獻得知，孫羽侯生三子三女，孫慤殿後，即清人嵇璜《續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記載「孫慤《唐紀》無卷數。慤字士元，華容人」³⁵，由此可初步推知，孫穀之弟叫做孫慤，字士

³⁴ 江澄：〈矢志著文史 首倡修《儒藏》——明代湖湘學人孫羽侯考略〉，頁 41、43。

³⁵ 清·嵇璜：《續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，收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史部第 388 冊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），頁 226。

元，華容人。

其次，從《瀨園文集》中亦可發現，嚴首昇除與孫穀友善外，更與其弟孫慤交誼更深，從《瀨園文集》文集卷1〈後三代史序〉中，除可確定孫慤為孫穀之弟外，尚可知當初孫慤作《唐紀》之源由，其文云：

崇禎丁丑春（1637），予一夕思此時，與同學孫慤讀書城闕，燈殘薄醉，談言偶及，則二人同心矣。明日，予以《宋史》，孫子以《唐史》始事，兩人每日捐半，共定兩漢。數月而慤仲氏穀自白門歸，乃以兩漢為己任。凡以三代後獨漢、唐、宋為正統，特舉此為後三代史焉。³⁶

這段文獻提供了孫穀、孫慤與嚴首昇在交誼與學術上重要的資料。從上述資料中，一方面確定在明崇禎10年春時，嚴首昇與「同學」孫慤讀書於城闕，「燈殘薄醉，談言偶及，則二人同心」，可見嚴首昇與孫慤不僅交誼深厚，且為同學關係。另一方面，兩人議定重新撰寫後三代史，即漢、唐、宋三代史，嚴首昇撰《宋史》，孫慤撰《唐史》，孫穀則負責兩漢部分，由此可知孫穀著述豐富確實其來有自。再者，從「慤仲氏穀」可知，孫穀在家中為「仲氏」，即排行老二，孫慤為其弟。

此外，孫慤所著《唐紀》五十卷，目前全本尚可見於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之中，在〈唐紀序〉中孫慤曾提到：

余仲氏穀有言：「孔子刪《尚書》，斷自三代。繼周者，漢與、唐與、宋與？亦後之三代矣。盍（蓋）相與為三代正史乎？」因與友人嚴子首昇謀其式廓，度其荒原，而定為此體也。三人者，分而治之，仲氏營漢，嚴子營宋，而余偕男祺鼎營唐。³⁷

孫慤所說的這段話與嚴首昇所記之事正好吻合，且能互補其事，文中指出孫慤之二兄孫穀，曾論上古夏商周三代盛事，並推崇三代以降，以漢、唐、宋三代最能紹繼前代，足以稱為「後之三代」。由於曾孫穀提倡此說，因此其弟孫慤與嚴首昇才「謀

³⁶ 除本條資料外，清·鄧顯鶴〈嚴平子首昇二十二首序〉云：「同邑孫慤兄弟作漢、唐、宋後三代史書，不傳」，同樣提及孫穀、孫慤、嚴首昇撰寫後三代史之事，見《沅湘耆舊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691冊，卷38，頁117。

³⁷ 明·孫慤：《唐紀》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第33冊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6），頁4。

其式廓，度其荒原，而定為此體」，可以說孫愬撰寫《唐紀》之由，與孫穀之論有相當大的關係，藉由〈後三代史序〉、〈唐紀序〉兩條資料相互對照，除了明白孫穀、孫愬兄弟之關係外，更能說明孫愬撰寫《唐紀》與孫穀之關連。

有關上述〈後三代史序〉的記載，在《湖南方志》中曾經引述，因此得知《湖南方志》編纂曾參考《瀨園文集》，然《湖南方志》卻將文中「愬仲氏穀」視孫穀為孫愬之弟，此為大謬，見清·李瀚章等編《（光緒）湖南通志》〈藝文志〉三：

《瀨園文集》首昇自序……崇禎丁未與同里孫愬始事，予以宋史，孫子以唐書，適愬弟穀自白門歸，乃以兩漢為己任。凡以三代後，獨漢、唐、宋為正統，特舉此以為後三代史焉。³⁸

《湖南通志》的錯誤，使得孫穀、孫愬兄弟的關係變得混淆。然而，《湖南通志》的錯誤，基本上是延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之說，見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50《唐紀》，其文云：「明孫愬撰，愬字士先，華容人。作《古微書》之孫穀，即其弟也」³⁹，因此可知，從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對於「愬仲氏穀」的誤解，導致後來諸多文獻對於孫穀三兄弟的關係產生混淆，在此有必要重新釐清。

另外，有關孫穀、孫愬之混淆，尚有著作一事，如將《唐紀》視為孫穀所作，見清人鄧顯鶴《沅湘耆舊集》卷38「孫子雙穀一首」〈序〉云：「穀字子雙，華容人，著述甚富，嘗雜採舊文，分為四部，名《微書》……統謂之《古微書》，又著《唐紀》七十卷」⁴⁰，從前文種種論證可知，《唐紀》確為孫穀三弟孫愬所作，而鄧顯鶴不辨甲乙，逕將《唐紀》視為孫穀所作。諸如此類說法，均不求甚解，以致著作內容混淆，需加以梳理辨證，才能還原孫穀著作之真實面貌。

（三）孫穀著作商榷及家族系譜之建立

最後，李梅訓敘述孫穀相關著作中，提及「孫穀的著作除《古微書》外，還有《盤譜集》和《藜床集》等詩文集」，此說也有釐清的必要，清人鄧顯鶴《沅湘耆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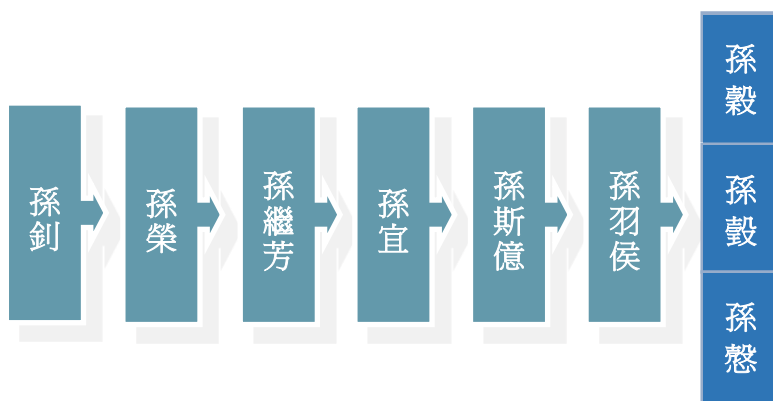
³⁸ 清·李瀚章等編：《（光緒）湖南通志·人物志》，頁624。

³⁹ 清·紀昀編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卷50，頁1394。

⁴⁰ 清·鄧顯鶴：《沅湘耆舊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691冊，頁119。

集》卷 38「孫子雙穀一首」〈序〉云：「先生有《盤譜》、《藜牀》二集亦未見」⁴¹，此說非是，據前文考證，鄧氏之說錯誤屢出，不可作為孫穀資料之主要參考。嚴首昇為孫穀、孫慤之好友，其說可信度較高，《瀨園文集》卷 5〈雲夢山人傳〉中曾提到孫穀兄弟三人之著作，其文云：「孫穀官開府，有《盤譜》、《藜床》諸集。穀著《古微書》行于世，慤著《唐紀》」⁴²，由此可知，「《盤譜集》和《藜床集》」當為孫穀長兄孫穀所作，並非孫穀的作品。

經前文歸納，可以確定孫穀一族之世系，以下表列以便閱覽：



（四）關於楊喬嶽生平考證

經過前文反覆比對孫氏一族族譜與孫穀生平交遊，可以確定孫穀的家族，確實如〈范景文序〉所說：「祖父四世積有詩賦客」，而孫穀自述「余貧夫也」，與孫氏一族家道中落無關，是個人科舉不如意，轉而發憤著述，以成就《古微書》大業。另外，考察孫穀生平交遊，也確定其卒年落在崇禎 11 年（1638）到順治 2 年（1645）之間。那麼，做為比較對象的楊喬嶽，究竟生平狀況及生卒年為何？

陳亦伶在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中，透過各種文獻及工具書，詳細考證楊喬嶽及杜士芬生平，均無相關結果⁴³，似乎無從得知楊喬嶽生平。然而，筆者《龍

⁴¹ 清·鄧顯鶴：《沅湘耆舊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 1691 冊，頁 119。

⁴² 清·嚴首昇：《瀨園文集》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集部 147 冊，卷 5，頁 209。

⁴³ 陳亦伶：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，頁 117。

溪縣志》中載有一人，名為「楊喬岳」，同為明末清初時人物，古代「嶽」、「岳」並用，因此可以從中探得線索。書中記載如下：

楊喬岳，字季平，舉人光賓子，能詩賦，善楷法。明社既屋，棄諸生，放浪山水間，築室於越之西子湖，與僧白漢為方外友。⁴⁴

從引文資料可知，楊喬嶽為福建龍溪人，舉人楊光賓之子，工於詩賦與書法。從「明社既屋，棄諸生，放浪山水間」可知活動年代約處於明末清初之間，入清之後，隱居於杭州西湖。另外，清人李漁在《尺牘初徵》〈與楊季平黃石齋先生高足〉一文中，也談到有關楊喬嶽相關事情，其文云：

尊師已作千秋之業，吾兄不欲其腕澤萎枯，吐鳳飛鵬，迄無寧晷。究竟傳人事大，傳文事小，便使隻字不存，鴻章盡落，亦不失為張睢陽、文文山也。⁴⁵

李漁為清初著名戲曲家，《尺牘初徵》收羅明清文人往來書信，本文為朱高治寄予楊喬嶽的書信。從篇名〈與楊季平黃石齋先生高足〉中得知，「楊季平」是明末重要經學家、書畫藝術家黃道周之徒。黃道周為福建漳州人，與楊喬嶽「福建龍溪」籍貫確實有地緣關係。

在《龍溪縣志》中，「楊喬岳」條之後記載「楊天宰」，其描述為「楊天宰，字玉宸，崇禎間貢生，從黃道周學，稱高足弟子」⁴⁶，似乎與李漁稱「楊季平」為黃道周高足相重疊。其實，楊天宰確實為黃道周高足，主攻經學與理學，在黃道周理學著作《榕壇問業》中，楊玉宸（即楊天宰）屢次問學於黃道周，可知兩人師徒關係。然而，朱高治在書信題目稱楊季平為「黃石齋先生高足」，又楊季平「能詩賦，善楷法」，可見《龍溪縣志》所載「楊季平」繼承了黃道周書法藝術的造詣，而楊玉宸則繼承了黃道周經學、理學的系統。文中提及「尊師已作千秋之業」，所指當為黃道周一生豐富的著述，楊喬嶽身為徒弟，既希望效法師門風範，當然就「吐鳳飛鵬，迄無寧晷」，努力從事於著作。

⁴⁴ 清·吳宜燮修，黃惠、李疇纂：《龍溪縣志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），卷16，頁233。

⁴⁵ 清·李漁：《尺牘初徵》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集部第153冊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611。

⁴⁶ 清·吳宜燮修，黃惠、李疇纂：《龍溪縣志》，卷16，頁233。

另外，《龍溪縣志》中記載「楊喬岳，字季平，舉人光賓子」⁴⁷，可知楊喬嶽父親名為楊光賓，功名至舉人，《龍溪縣志》同時記載楊光賓生平為「聯爵子，府學，海州知州」，官至海州知州。又《龍溪縣志》記載楊喬嶽祖父楊聯爵「府學，麻哈知州，居官清謹」⁴⁸，官至麻哈知州。從上文考證，與孫穀相比，楊喬嶽家世也不遑多讓，父親與祖父均任知州，如此才有提供楊喬嶽閱讀大量書籍的背景。

因此，如《龍溪縣志》與《尺牘初徵》所載確實為楊喬嶽本人，也就不難推斷楊喬嶽何以能成就《緯書》的編纂。孫穀依靠的是家學淵源及豐富的藏書，而楊喬嶽則是家學及師門淵源。作為明末清初的「遺民」，楊喬嶽選擇了「放浪山水間」的隱居生活，這與該書的成書、出版年代有若干關聯，容下文補充。

四、《古微書》、《緯書》成書時間考證

前文已經考證孫穀與楊喬嶽生平，大約皆為明末時期人物，如此要斷定《古微書》或《緯書》孰先孰後，證據仍舊不足，因此需進一步考證兩書的成書時間，才能確定何者是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。

有關《古微書》成書時間之討論，以李梅訓《讖緯文獻史略》所論最詳，李梅訓根據孫穀〈古微書略例〉、〈古微書自序〉及《古微書》所述內容進行考證，如引述《古微書略例》中之說：

邇年坊肆翻刻古書，汗牛充棟，如《古今逸史》、《漢魏叢書》、《古書十九種》、《秘冊匯函》，每一部中各百十家，皆是流行篇卷，故於此集絕不雷同。至於《百川學海》、《百家名書》、《古今說海》、《歷代小史》、《稗海》小說等，又皆唐宋以後耳目近事，亦此中所不贅也。⁴⁹

李梅訓以孫穀之說為本，進而推論《漢魏叢書》有萬曆 20 年（1592）《廣漢魏叢書》

⁴⁷ 清·吳宜燮修，黃惠、李疇纂：《龍溪縣志》，卷 13，頁 158。

⁴⁸ 清·吳宜燮修，黃惠、李疇纂：《龍溪縣志》，卷 13，頁 157。

⁴⁹ 明·孫穀：《古微書·略例》，收入王雲五主編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 690 冊，頁 3-4。

刻本、《古今逸史》約略同時。《秘冊匯函》有萬曆 31 年（1603）刻本，其後，毛晉汲古閣匯為《津逮秘書》，於「崇禎庚午七夕後一日」刊行。透過孫穀已見《古今逸史》，但卻未見《津逮秘書》，推論《古微書》應在崇禎庚午 3 年（1630）之前竣稿。另外，孫穀見《秘冊匯函》，則成書就可能在萬曆 31 年（1603）之後。李梅訓綜合以上刊行時間，初步推敲《古微書略例》的編寫有可能在萬曆 31 年以後到崇禎初年間，這是極為可靠的推論。⁵⁰

（一）孫穀《古微書》成書時間之商榷

在前文的基礎上，根據孫穀《古微書》卷 19《禮斗威儀》自述：「穀記萬曆丙申冬游南都，步謁孝陵」⁵¹，萬曆丙申即萬曆 24 年（1596），李梅訓進而推測「《古微書》之輯佚必在此年之後，進一步證明了上文的說法。因而可以肯定《古微書》之成書至少在萬曆末年。」⁵²這樣的定論就應當再斟酌，若根據孫穀自述，推論《古微書》成書至少在萬曆 24 年以後是客觀的，但說輯佚必在萬曆 24 年，則缺乏有力證據，孫穀「游南都，步謁孝陵」之前，也未必不能編纂《古微書》。

再者，李梅訓根據孫穀沒有引用《唐開元占經》中佚文進而推論成書年代。文中考察《開元占經》是「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安徽歙縣程明善在給古佛像裝金時發現《開元占經》的一部抄本。是則《古微書》有可能是在萬曆四十四年《開元占經》重出之前編成的」⁵³，且又根據其《自序》云：「余苦心於茲且十年」，進而推論編輯《古微書》的十年就有可能是在萬曆 31 年至 44 年之間。然而，這樣的推論是不可靠的，孫穀〈自序〉中曾云「家世藏書，稍有異本」，對於《古微書》收輯讖緯的材料，必然多有依賴「家世藏書」之處。又根據《華容縣志》所說，孫穀「無書不讀，閉戶著述以終」，雖孫穀廣泛讀書，但不能根據孫穀《古微書》未見《開元占經》，便斷定《古微書》必然成書於《開元占經》復出之前。針對此點，筆者擬就新見資料進行說明。

⁵⁰ 李梅訓：《讖緯文獻史略》，頁 70。

⁵¹ 李梅訓：《讖緯文獻史略》，頁 70。

⁵² 李梅訓：《讖緯文獻史略》，頁 70。

⁵³ 李梅訓：《讖緯文獻史略》，頁 70-71。

（二）管紹寧明崇禎刻本〈序〉的新發現

在《讖緯文獻史略》一書中曾提及明崇禎刻本《古微書》，並指出該書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，筆者曾實地前往考察，並抄錄該書。抄錄過程中，除發現文字與後期版本略有不同外，最大的特色，在於明崇禎刻本較其他各本多出管紹寧所寫之〈序〉，此篇〈序〉存在著孫穀《古微書》成書時間極重要的資料，足以做為孫穀《古微書》成書年代的具體指標。筆者在此，將該〈序〉有關《古微書》成書年代資料節錄於下，其文云：

丙子（1636）初秋，偶過於雜課中，得一異卷，能古能今，亦奇亦確，知為多讀書人……則楚生孫子雙也……因招致與談，落落穆穆，似煙霞氣者，絕口不道及世事。至於古異文異書，輒津津不置。因手出其笈四編，曰《古微書》……問其書何歲之成？則廿年以來，嘗發其累世之藏本，燃松燂掌，句累字貫而後成書。噫！此其志亦良苦矣……崇禎丁丑（1637）夏四月蘭陵管紹寧題於會香公署。友弟文震亨書。⁵⁴

管紹寧在〈序〉中自稱，崇禎丙子（即崇禎9年，1636年）年時，於「雜課中，得一異卷」，「雜課」類似今日隨堂考試，由此推知管紹寧與孫穀為師徒關係，管紹寧在某次批閱考卷時，發現孫穀所寫「異卷」特別出眾，行文「能古能今，亦奇亦確」，因而「招致與談」，想進一步瞭解孫穀。見其人「落落穆穆，似煙霞氣者」彷彿離塵出世之人，〈序〉中述「絕口不道及世事。至於古異文異書，輒津津不置」，與《華容縣志》所說「無書不讀，閉戶著述以終」的形象相吻合，是一位飽讀古籍，勤於筆耕，並不管世事之人。管紹寧與孫穀聊至投機處，孫穀猶如遇故知，欣喜之下便展現多年來努力成果，「手出其笈四編，曰《古微書》。」根據這句話，可以推測一事，管紹寧當時，即崇禎9年（1636），孫穀《古微書》尚未出版，因為根據李梅訓之考證，《古微書》之初版即崇禎刻本，而崇禎刻本以管紹寧之說為〈序〉，因此在本篇〈序〉文完成前，《古微書》尚未付梓，所以根據本文，可以將《古微書》出版年份往後推，至於往後推至何時？筆者以為當在崇禎10年（1637）之後，因本〈序〉

⁵⁴ 明崇禎刻本《古微書》，尚未出版，筆者抄錄自北京國家圖書館。

文乃管紹寧所作，文震亨所書寫，是完成於「崇禎丁丑（1637）夏四月」，由管紹寧撰於「會香公署」，因此《古微書》的刊刻，至少在崇禎 10 年同時或以後，因寫〈序〉年份未必等同於刊刻年份，但至少刊刻年份同時或之前。李梅訓《識緯文獻史略》中提到：「關於此書的刊刻時間雖難以確定，但至少應該在崇禎十七年之前」，結合李梅訓研究，與筆者所獲得之材料，可將明崇禎刻本《古微書》刊刻年份，範圍縮小到崇禎 10 年到崇禎 17 年間。

（三）管紹寧生平與《古微書》成書時間

《古微書》刊刻時間已初步推得，但關於管紹寧與孫穀見面之地點仍不得而知。據管紹寧〈序〉中自述，僅有崇禎 10 年「會香公署」字樣，無進一步佐證。然而，根據明人盧上銘《辟雍紀事》十五記載，管紹寧在崇禎 9 年（丙子，1636）二月時，被任命為南京國子監司業，其文云：「丙子九年二月陞編修……管紹寧為南司業」⁵⁵，此年正為管紹寧自述與孫穀見面之年，因此可以推知，管紹寧於崇禎 9 年時，與孫穀見面於南京，並見到《古微書》初稿，進而為之作〈序〉。

至於《古微書》的成書時間，本〈序〉中有更為精確的描述，因文中管紹寧曾當面詢問孫穀《古微書》完成於何時，即「問其書何歲之成？則廿年以來，嘗發其累世之藏本，燃松燂掌，句累字貫而後成書」，這裡有兩個重要訊息，第一，孫穀輯佚《古微書》主要的參考材料是「累世之藏本」，因此當代新出之材料，如《開元占經》之類，孫穀有可能在撰寫《古微書》之時，《開元占經》就已經問世，但卻無緣參考，因此並不能以《開元占經》的問世與否，作為《古微書》成書年代之依據。

第二，孫穀自稱「則廿年以來」，根據本句進行推敲，則當是在本年（1636）之前上推二十年，亦即從明神宗萬曆 44 年（1616）開始，乃至於明思宗崇禎 9 年（1636），孫穀「廿年以來，發其累世藏本，燃松燂掌，句累字貫而後成書」，因此可以推知孫穀在《古微書》上耗費二十年功夫才得以完成巨著，其用力之深，筆耕之勤，令人驚嘆！

⁵⁵ 明·盧上銘：《辟雍紀事》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第 271 冊，頁 305。

在〈敘刪微〉中，孫穀曾提到「予苦心於茲且十年」，如此看似與管紹寧〈序〉中所云「廿年以來」互相矛盾，但仔細推敲，則二者完全無衝突。因〈敘刪微〉是孫穀對於《古微書》中之《刪微》一部份所撰寫之〈序〉，《古微書》除《刪微》外，尚有《焚微》、《綫微》、《闕微》等部分，不能根據本〈序〉以推測《古微書》全書成書之時間，李梅訓將〈敘刪微〉當作是《古微書》之《自序》，並推估《古微書》成書時間在萬曆 31 年至 44 年之間，顯然並非考量全書之成書時間，以此說做為成書年代之佐證，證據明顯不足。若核對管紹寧之〈序〉，則孫穀《古微書》當自萬曆 44 年（1616）始，至崇禎 9 年（1636）而成此巨著，並且在成書不久之後即呈閱管紹寧，以求其撰〈序〉。

根據上文論述，可發現一事，若管紹寧所論為確，則孫穀編纂《古微書》之起始點，恰好萬曆 44 年，也是《開元占經》復出之後一年，若孫穀當時已見此書，必然不會擱置不管，但在《古微書》中完全不見《開元占經》蹤影，足以證明孫穀輯佚之時，主要是參考家中「累世藏本」，而無緣顧及外界書籍狀況，這正與他「絕口不道及世事」的形象相符合，因此根據本〈序〉，可推論孫穀編纂《古微書》時間，在《開元占經》復出之後，並且孫穀《古微書》成書時間最遲應可定於崇禎 9 年。

若管紹寧之〈序〉具有如此重要之參考價值，那麼何以清代各版本《古微書》之中，竟完全不見管紹寧〈序〉之蹤影？於理似乎完全不通！然而進一步推敲，這應當與管紹寧在明末時期的敏感身份有關。管紹寧之生平，據清人溫睿臨《南疆逸史》所述，管紹寧字泰階（或有稱字「謚如」，號「誠齋」），為明末武寧人（或有作「武進」者），崇禎元年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擢為少詹事。明亡後，南明福王即位，升管紹寧為禮部右侍郎，後因遭埋伏，不願配合清廷剃髮而遇害。⁵⁶因此管紹寧屬明末抗清之要員，以清廷之統治立場，及文字獄之嚴密，在清代出版品中，如管紹寧這類文人之相關資料，自然必須予以列管刪除，這也導致後代無法根據管紹寧〈序〉文，推測《古微書》成書及刊刻之確切時間。

（四）《緯書》成書時間與中國首部識緯輯佚專著的確立

⁵⁶ 清·溫睿臨：《南疆逸史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第 332 冊，卷 7，「列傳第 3」，頁 228。

有關楊喬嶽《緯書》的成書與刊刻資料，目前較清楚的是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所說「『緯書』十卷（明楊喬嶽編・杜士芬較・明刊・三冊本・內閣文庫所藏）」，書前有杜士芬識語，以及楊履園的序言說明。此外，清人孫殿起在《販書偶記續編》卷3中也提到本書出版資料：「《緯書》十卷附考證一卷，清楊履園楊喬嶽同編輯，無刻書年月，約康熙間刊」⁵⁷，引文所說「約康熙間刊」，所指應該是清代刻本，李梅訓曾以該資料與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所論不符，進而推論本書不應是明刊本，此說值得商榷。⁵⁸

書本的刊刻，未必僅有一個版本，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所見是明刊本，孫殿起所見是清刊本，而孫殿起提供的有用線索是「楊履園楊喬嶽同編輯」，或許在書前有提到這點，說明該書是兩人合力完成，可以作為本文的參考，但因為孫殿起說「清楊履園楊喬嶽同編輯，無刻書年月，約康熙間刊」，就認定該書首次刊本是清代，並認為楊履園、楊喬嶽是清人，如此定論也言之過早。如同《古微書》有明代與清代刻本一般，《緯書》未必沒有明刊本與清刊本。如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所說為確，則《緯書》成書年代，至少可以上推到明末。如此，《古微書》與《緯書》孰先孰後，就變得難以斷定，前文考證楊喬嶽身處於明末，與孫穀同時，所以用兩人生卒年先後，就斷定成書先後是不可行的。

所幸，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與孫殿起同時提供「楊履園」的重要線索，楊履園或許如孫殿起所說，與楊喬嶽共同編輯《緯書》，但全書內文未見，不宜根據此說下定論，有用的資訊是楊履園為《緯書》寫序言的線索。一般來說，為人寫序言有兩種可能：一是如同孫穀請管紹寧做序一般，是楊喬嶽完成初稿，然後請楊履園寫序言；二是《緯書》即將付梓前，請楊履園幫忙寫序言，前者的完成時間會早於後者。但無論狀況為何者，可以確定的是，只要能求得楊履園寫序言的時間，就能推斷《緯書》成書時間，這樣就足以斷定《古微書》或者《緯書》何者才是中國首部識緯輯佚專著。

有關楊履園的資料，在《龍溪縣志》中有相關線索：

⁵⁷ 清・孫殿起：《販書偶記（附續編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28。

⁵⁸ 李梅訓：《識緯文獻史略》，頁81。

楊履園，字萊民，廉使聯芳子，世為明勳裔。履園生而倜儻，明亡不就試，談明季事輒涕淚。⁵⁹

從引文中可知，楊履園為楊聯芳之子，同樣為福建龍溪人。前文提到楊喬嶽以及其父、祖也載於《龍溪縣志》，可見楊喬嶽、楊履園二人有地緣關係，《販書偶記》說「楊履園楊喬嶽同編輯」之事不無可能。且楊履園身處明末清初，與楊喬嶽同時，且同屬於「明遺民」，彼此志趣相投，才有共同編輯或幫忙寫序言的可能。

前文僅略述楊履園的生平，在《明四朝成仁錄》卷 9 有更詳細的說明，其文云：

楊履園，字萊民，福建海澄人，貴州按察使聯芳之子也。崇禎十七年京師陷，履園年二十有一，為諸生，慷慨有殉難心，以父年毫不果……履園召募山中，尅期應之。事未就，有宋琳者，佯與約結，要金五千，未之致，竟泄其謀於楊鎮帥。履園被執至學宮……朱姓從後害之，年二十四。⁶⁰

引文中提到楊履園生平，與《龍溪縣志》相同，並說明楊履園父親為「貴州按察使」楊聯芳。明朝滅亡時，楊履園募集兵勇，但遭宋琳背叛，最後被害，年僅二十四歲。其中最重要的資料為「崇禎十七年京師陷，履園年二十有一」，在崇禎 17 年（1644）時，楊履園年僅二十一歲，往上逆推到孫穀《古微書》初稿成書年代崇禎 9 年（1636），此時楊履園年僅十三歲。依常理推斷，十三歲小兒應無法從事「楊履園楊喬嶽同編輯」「緯書」的工作，更遑論一位十三歲的學童能為《緯書》寫序言。

前文提及，寫序言有兩種狀況，一種是書稿初稿完成，請他人寫序，如管紹寧為《古微書》寫序言，這類序言的年份，會比書本刊刻前委請他人寫序的年代更早。因此就算將楊履園〈緯書序〉上推為初稿完成的序言，也不可能在楊履園十三歲時就完成。由此可知，《緯書》初稿的完成，應當在孫穀《古微書》成書之後。因此，《古微書》才是中國首部讖緯輯佚專著。但另一方面，從楊履園的卒年僅二十四歲（1647），也可以推斷《緯書》的成書僅在《古微書》之後不久，如無意外，《緯書》可能就是中國第二部讖緯輯佚專書。

⁵⁹ 清·吳宜燮修，黃惠、李疇纂：《龍溪縣志》，頁 227。

⁶⁰ 明·屈大鈞：《皇明四朝成仁錄》，收入周駿富編：《明人傳記叢刊》第 67 冊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），卷 9，〈福州死事傳〉，頁 50-51。

五、結論

本論題透過《古微書》、《緯書》出版資料，以及各地方志、明清文人詩文集等資料，考證《古微書》與《緯書》先後問題，並同時探究孫穀與楊喬嶽的世系、生平及《古微書》、《緯書》成書、刊刻等相關資料，獲得具體心得如下：

- （一）經由孫穀與楊喬嶽的生平世系考訂，確定《古微書》為中國首部識緯輯佚專著，《緯書》則當為中國第二部識緯輯佚專著。
- （二）在考察兩人生平過程，發現兩人之所以能完成廣大的資料彙集，均得力於家學淵源與師承等背景，才有能力遍覽群籍，收羅諸多識緯佚文，為清代識緯輯佚工作奠定的堅實的基礎。透過本論題研究，也補充了明代識緯輯佚史的空白處，為中國識緯輯佚史補充起源的概況。
- （三）本文以李梅訓《識緯文獻史略》、陳亦伶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之研究為基礎，進一步收羅孫穀、楊喬嶽相關生平事蹟，補足了《古微書》、《緯書》作者生平世系，與交遊狀況的空缺。
- （四）藉由明崇禎刻本《古微書》中管紹寧〈序〉之線索，以及楊履園生卒年考訂，為《古微書》及《緯書》的具體成書及刊刻時間，做了更進一步的推測，使得《古微書》與《緯書》的成書及刊刻線索得以確定。

總體而言，本文透過方志、詩文集等文獻資料，梳理孫穀生平世系、楊喬嶽大致的生卒年代，以及相關交遊情形，以確知孫穀《古微書》成書早於楊喬嶽《緯書》，進而補強中國識緯史的內涵。

徵引文獻

一、原典文獻

- 明·屈大鈞：《皇明四朝成仁錄》，收入周駿富編：《明人傳記叢刊》第 67 冊，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。
- 明·祁承燦撰，王嵐點校：《澹生堂藏書約》，收入《經籍會通·外四種》，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。
- *明·孫穀：崇禎刻本《古微書》，筆者手抄，北京國家圖書館皮藏。
- *明·孫穀：《古微書》，收入王雲五主編：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 690-693 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39。
- *明·孫愨：《唐紀》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第 33 冊，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6。
- 明·陸可教：《陸學士先生遺稿》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集部第 160 冊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。
- *明·黃汝亨：《寓林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 1369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
- 明·盧上銘：《辟雍紀事》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第 271 冊，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6。
- 清·吳宜燮修，黃惠、李疇纂：《龍溪縣志》，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。
- *清·李漁：《尺牘初徵》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集部第 153 冊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。
- 清·李瀚章等編：《（光緒）湖南通志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第 665 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
- *清·紀昀編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0。
- 清·孫炳煜等修：《（光緒）華容縣志》，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編：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湖南府縣志輯》第 11 冊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
- 清·孫殿起：《販書偶記（附續編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。

- *清·陳田：《明詩紀事》，收入楊家駱編：《歷代詩史長編》第14種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1。
- *清·嵇璜：《續文獻通考》，收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史部第388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。
- 清·溫睿臨：《南疆逸史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第332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
- 清·鄧顯鶴：《沅湘耆舊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690-1693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
- *清·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》，上海：新華書店，1989。
- *清·嚴首昇：《瀨園文集》，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集部第147冊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- 方志平：〈談讖緯文獻〉，《文獻》4（1993.12），頁129-142。
- 江澄：〈矢志著文史 首倡修《儒藏》——明代湖湘學人孫羽侯考略〉，《船山學刊》56（2005.4），頁41-43。
- 余作勝：〈樂緯誤輯佚文辨正〉，《音樂研究》2（2015.3），頁29-41。
- 李梅訓、莊大鈞：〈讖緯文獻的禁毀和輯佚〉，《山東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1（2002.1），頁41-44。
- 李梅訓：《讖緯文獻史略》，濟南：山東大學古籍所博士論文，2003。
- 李勤德：〈讖緯的散失和明清時代的輯佚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1（1987.1），頁49-53。
- 周婷婷：《中國近現代讖緯研究》，濟南：山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，2008。
- 徐棟梁、曹勝高：〈《春秋緯》的整理與研究〉，《深圳大學學報》27：1（2010.1），頁138-145。
- 陳亦伶：《晚明學者的經學輯佚活動》，新北：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

文，2009。

賀旭志編：《中國歷代職官辭典》，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1。

楊權：〈讖緯研究述略〉，《中國研究史動態》6（2001.6），頁 11-21。

鍾肇鵬：《讖緯論略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4。

〔日〕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：《緯書の基礎的研究》，東京：漢魏文化研究所，1966。

（說明：書目前標示*號者，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）

Selected Bibliography

- [Qing] Chen Tian, *Ming Shi Ji Shi* [Ming Poetry Chronicle] adopted in Yang Jia Luo, *Li Dai Shi Shi Chang Bian* [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Poetry in All the Past Dynasties], (Taipei: Ting Wen Books, 1971).
- [Ming] Huang Ru Heng, *Yu Lin Ji* [Yu Lin Collection] adopted in *Xu Xiu Si Ku Quan Shu* [Revision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Sections], Vol. 1369, (Shanghai: Shanghai Commercial Ancient Books Press, 2002).
- [Qing] Ji Huang, *Xu Wen Xian Tong Kao* [Literature Research of Qing Dynasty] adopted in *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* [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Sections (Wen Yuan Ge Edition)], Vol. 388, (Taipei: Taiwan Commercial Press, 1984).
- [Qing] Ji Yun, *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* [The Catalogue Summary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Sections], (Shijiazhuang: Hebe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, 2000).
- [Qing] Li Yu, *Chi Du Chu Zheng* [The Letter Collection] adopted in *Si Ku Jin Hui Shu Kan* [The Banned Writings of Four Sections], Vol. 153, (Beijing: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, 2000).
- [Qing] Qian Qian Yi, *Lie Chao Shi Ji* [Poetry Collection in All the Past Dynasties], (Shanghai: Xinhua Bookstore, 1989).
- [Ming] Sun Jue, *Gu Wei Shu* [Chen-wei Collection], Chungchen Edition, Copied by the author.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Collection.
- [Ming] Sun Jue, *Gu Wei Shu* [Chen-wei Collection], adopted in Wang Yun Wu, *Cong Shu Ji Cheng Chu Bian* [The First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ooks from Various], book 690-693, (Taipei: Taiwan Commercial Press, 1939).
- [Ming] Sun Que, *Tang Ji* [History of Tang], adopted in *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* [The Series of Index of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], Vol. 33, (Tainan: Chuang Yen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, 1996).
- [Qing] Yan Shou Sheng, *Lai Yuan Wen Ji* [Lai Garden Collection] adopted in *Si Ku Jin Hui Shu Kan* [The Banned Writings of Four Sections], Vol. 147, (Beijing: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, 2000).